

長鋏

段昌國◎著

歸來

青年文庫〔第四輯〕

34

長鋏歸來

青年文庫〔第四輯〕

34

長鋏歸來

段昌國◎著



註冊商標

圖書目錄：839037(81-20)

長 缺 歸 來

發行人：張明弘

著作者：段昌國

執行編輯：羅愛萍

編輯：傅佩玲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49 號 3F・電話/(02)3817230

發行組：中和市中山路 2 段 482 巷 19 號・電話/(02)2253174

郵政劃撥帳戶：0018061-5 號

台北分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49 號・電話/(02)3817230

郵政劃撥帳戶：1373264-3 號

台中分公司：臺中市市府路 39 號・電話/(04)2201736

郵政劃撥帳戶：0286500-1 號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五福四路 95 號・電話/(07)5210416

郵政劃撥帳戶：0044814-9 號

排版者：健弘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電話/(02)3093126

印刷者：佳曄實業有限公司・電話/(02)2231213

出版：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140元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I S B N 957-16-0170-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段昌國

「長鋏歸來」是我的第二本雜文集，但是距離第一本「明鏡亦非台」（時報文化公司出版）却有十年之久。十年之中，窮思冥想，成篇不知若干，然而爬梳鉤檢後，殘篇斷簡集而成文的，也不過是這本小書。這可說明非專業作者的散漫，遊戲文字，那怕是主編先生的百般煎迫，也祇能春蠶吐盡成此一繭而已。

然而這十年，我留學回國，重返大學執教，所學者歷史，所宗者歷史，雖然從近代中國延伸至近代俄國，世事變遷，幾非渺如滄海一粟的小民所能想像，但倚之於歷史的襟懷與識見，尚不會散髮弄扁舟，浮沈於世，還自有其一番情懷。然則人生遭遇，禍福無常，更甚於世事，有時候人世的悲情，天道也不能託寄，況那逝者

如斯的無情歷史。

現在回頭看這些文章，多在兩年前完稿成篇，散見各報章雜誌。有寫我美國留學的普大，有寫讀金庸武俠小說的感懷，也有遊歷俄國的所見所聞，最多的是發表在民生報的一得之愚。其中最遺憾的是一些未竟之作；本來想以普大為中心，用「古色的普城」那種筆法寫本小書；也曾想以俄國為中心，用「阿爾巴大街的孩子們」那種情懷寫本遊記。甚至篇目都擬好了；却因為許許多多不虞之橫逆，而未能如願以成。這兩個地方，一個是我斷斷續續優遊涵泳八年的讀書之所，一個是我持志不懈時時自我驅使的研究對象，都是像我這樣生長於安逸的台灣歲月，却感懷憂患歷史中國的意識，所不能寄身託迹之處，把他們放在字裏行間來吟詠謳歌，或者是遣情抒懷一番，應當不是非分之想才是，只好期諸以後，但願能如其所想。

不過，這些文章，雖是零亂無序，但仍有章法，一在歷史，二在文化教育。歷史與文化在人事無常中，是比較能所靠的。這些日子，寥落無語，本無心收羅殘稿，謝謝沈謙先生的關愛與羅愛萍小姐的細心照顧，又讓我窮首鵠面拋問於世，希望有緣無緣的讀者能夠見諒才好。

八十一年三月七日於台北



目錄

序

古色的普城

炙手可熱的新史風

韋小寶究竟是什麼寶

誰持丹心照汗青

現代化的併發症

文化的因革損益

傳統中的現代化

44 42 36 30 24 14 2 2

台灣現代化症候羣

不是生活加薪，而是學術加薪
學術活動八百萬！

學術界的「吉甫賽人」

經師、人師與導師

大學教育的春秋戰國時代？

自助餐式大學的教育？

新修訂大學課程的顧慮

大學法修正宜考慮聯招的影響

大學的特色與特色的大學

大專教育要質，也要量！

教學乎？研究乎？

廉價知識，廉價教授？

六科取士，六科教育？

大學不是就業市場的分銷站

教授治校的迷惘

古之學與今之學

翻譯何價？

大專創作歌謠比賽創作了什麼？

兩種教育

宿舍文化

知識分子與報紙

長鋏歸來乎

湯斌、林則徐出仕入學的情懷與襟抱

窮年憂黎元，富歲正乾坤

歷史意識是什麼意識

五四時期的國家意識

大道之行汽車橫行

共浴在森林中

古典的古蹟與現代的古蹟

跨越國界的友情

黃沙萬里情

一生付隋唐桃李滿天下

188 176 166 162 158

D43-5)

234(34)

長鋏歸來

青年文庫〔第四輯〕

34

長鋏歸來

段昌國◎著

古色的普城



1

一九八三年我畢業離開普林斯頓，返臺教書兩年後，又在特殊的機緣下回到普大兩次；一次在冰雪紛飛的冬天，一次在炎陽高照的夏天；才深切體會到身在普城的時候，不易想起這小城的美，但離開的時候，便愈想愈難捨，而重訪普大，歷歲寒霜雪，酷暑驕日，方知這種懷念其來有自，不是一朝一夕之故。

在美國像普林斯頓這樣寧靜安詳，蒼翠環繞的小城不是沒有，但要找一個曾經革命炮火洗禮，開國羣雄畢集，在美國歷史上一度扭轉乾坤，扮演過臨時首都的古

城，則此一鎮。而今雖然風雲不再，但城裏的屋宇寰舍依舊是昔日風采，且更多一分古意盎然。美國歷史自然不像中國那樣源遠流長，也不像中國那麼有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歷史感懷，巡遊普城，雖然沒有憑弔古蹟的蒼涼心境，然而古道斜陽外下，那種特有的歷史氣息，特別是對我這學歷史的來說，仍不免會發抒幾番思古之幽情。

這個小城的源起要追溯到殖民地時代，大約在一六九六年（比美國獨立革命還要早八十年）的七月，有一批基督教徒的教友派（Quakers）遠渡重洋到新大陸尋找庇身之所，一方面是剛掙脫英國王室的統治，一方面也是要逃離商業文化的喧囂，因此特別嚮往中部紐澤西地區的自由寧靜，輾轉遷徙，花費了九百英鎊，在層層壘石的溪邊買了一塊灌木叢地，披荊斬棘，胼手胝足建立了新的家園，就從這六家教友開始，更多的教友加入行列，到一七二三年，富蘭克林來此時，已經粗具小鎮的規模。

小鎮主要的一條街叫拿騷街（Nassau Street），由此往南，街的右邊是小城的心臟區，左邊便是後來名傳遐邇的大學區，街名與鎮名（Princeton），都是來自當

時英王威廉三世的早期封號(Prince of Orange-Nassau)。城是王子的城，道是王子的道，甚至後來大學的顏色標記——橘色，也是王子的色彩，但這些並不是爲了紀念威廉三世的皇恩浩蕩，相反，却是要後世子孫永不忘生於斯、長於斯，所爲何來？留在歷史上，那怕是反的也好，正的也好，不都是要人不要遺忘的麼？

可是這些尋求寧靜安詳的信徒們，怎麼也沒有想到獨立革命的戰火雖然在東北的波士頓區點燃，却在這聚會開合，旋轉乾坤。

2

一七七五年時，新英格蘭十三州的代表，聚集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會議廳——拿騷廳中會商獨立宣言，大廳內燈火輝煌，這些爲自由而絞盡腦汁的代表們在那字斟句酌獨立的心聲，有兩位普城的居民——一位是小城創始者的後裔理查史多肯(Richard Stockton)，另一位是後來大學的第六任校長約翰威德史朋(John Witherspoon)，代表了小城的光榮，在獨立宣言上簽下了千秋大名。而另一邊，那些爲自由而慷慨赴義的壯士們在華盛頓將軍率領下強渡德拉瓦河(Delaware

River)，河上朔風凜冽大雪紛飛，英軍則尾追不捨，這二千四百名的兵丁壯勇與二十門大炮和馬匹在耶誕夜晚，英軍據守的普城萬家燈火中，冒死越過德拉瓦河，炮轟拿騷廳，出其不意又將一度失守的普城收歸獨立軍名下。

這一仗俘虜了英軍九百一十八名，而革命軍只損失了五名。當時官拜中尉的門羅也在受傷名單中，他後來成為美國著名的總統。華盛頓乘戰勝之威，率領直下約克鎮，與英軍一決死戰。約郡的戰勝，迫使英國簽訂和約，美國獨立革命百折不迴，終使星條旗在新大陸隨風飄揚。

普城在這次決定性的戰役中，不僅是兵家必爭之地，更是開國志士殫精竭慮籌劃之所，疆場上的前仆後繼，雖能使敵軍心驚膽寒，但若沒有最後的勝利，也不過給悲壯的史冊增添一頁感傷嘆息。生命加上自由的歡呼，那才能在歷史的興亡輪迴中，振人心啓後世。拿騷街盡頭聳立的戰爭紀念碑，力透石背的銘文：「穿過黑暗，在黎明中拚死作戰，為爭自由，冒死犯難，贏得最後勝利」，能不令人駐足一觀嗎？

美國獨立終告完成，世人又注目於這個小城。建立國家後的第一次大陸會議又

在拿騷廳召開，華盛頓班師回朝，總部設在城外的石頭山上。普城偃武修文，擔當新國家的臨時首都，但會議桌上的擾攘紛紜不下於戰場上的炮火喧嘩，華盛頓解甲歸田，隱居於維琴尼亞州維農山莊，到一七八九年，國會召請華盛頓擔任第一任總統，往紐約就職前又在普城打尖一晚。這一晚燭光搖曳中，華盛頓與普城友好殷殷話別，這幕情景仍然鮮明的刻劃在至今保存完好的木屋中。

3

從華盛頓以後，美國歷史上那些炙手可熱的人物，如傑弗遜、富蘭克林、漢彌頓(Alexander Hamilton)，以及後來的克里夫蘭、塔虎脫、哈定、胡佛等幾位總統，一次大戰期間領導美國作戰，創立十四點原則的威爾遜總統更出身於普大的校長，還有美國友邦的著名人士，如協助美國獨立的法國名將拉斐耶(Marquie de Lafayette)，一次大戰的名人福熙元帥及瑞典王儲等，再如漢明威、艾略特等文學人物也都在普城流連忘返，留下無數詩詞文章。歐本海默、愛因斯坦更在普大任教，長住普城。這些焦點人物並不因城小而輕騎掠過，反而留步不前，這不是由於

普城的優越地理位置——正位於費城與紐約之間，那樣也不過如行商逆旅，匆匆別過，這豈不是因為歷史的召喚，方使人慕名而來又流連不去？正如燕山也不過是萬千大山中的一山，若無大漢的聲威繫之，山石無情何以引人勒馬仰觀？

但這只是其中的一點。普城保存的歷史古跡不下數十處，一屋一字，一方一石，都是先人的遺產。不但要悉心呵護，還要籌募大量的經費，才能使這些遺跡屹立不傾。若沒有一些文化的素養，歷史的體認，這些草木屋宇何能不朽？並不是因為歷史短，保存較易，在日新月異的工商文明大肆鯨吞下，紐約、費城、波士頓，很多歷史遺產難敵其鋒，都已荒廢不存，倖免的也都輾轉遷徙躲在博物館屋簷下略存風騷而已，其實普城還能這樣古意蕩漾，在衆多的美國歷史重鎮裏風光依舊，最重要的還在於有個普林斯頓大學。若無大學的文化呵護，藝術滋養，所激盪出的特殊人文環境，名城名校，相濡以沫，相得益彰，拿騷街還能有昔日的風騷乎？

4

同樣的，在美國像普林斯頓大學這樣沈潛於學術研究，發展人類文化智慧財產

而形成一個特有的大學區並不在少數，但像普大一樣在美國立國建國的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既是獨立決戰的革命戰場，又是自由和平的民主議場，無論在開國戰爭、南北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甚至戰後的人類和平福祉上都有頭角崢嶸的貢獻，則難望有可相比的。

早先披荊斬棘的創校者都屬於教會人士，在英王統治的殖民地時代，這些思想純真、生活儉僕的清教徒輩路藍縷雖在顛沛之中，仍不忘春風化雨以啓後人。

一七四六年，英王喬治二世同意在北美十三州的中部成立紐澤西學院，次年四月在伊麗莎白城(Elizabeth town)開「班」授徒，僅有六名學生入學。起初的光景真是慘澹經營，甚至一度流離失所，寄居於教會屋簷下，在這種愁雲慘霧中，不想幾次「樂透」(lottery)開獎，學校都中了大獎，有了錢，開始尋找永久校址，幾番考慮終於選定紐澤西東西交會的普城爲大學之城。

一七五二年，美國獨立前二十四年，一所大學不僅在未來的教育發展史上佔得一席之地，更在一個國家的成立形成中據有了光輝的一頁。當年貢獻四英畝地建造拿騷廳的俞道夫終身未取土地費一百五十鎊，而拿騷廳却孕育出美國誕生及後來